

對當年蒙古人東征日本之感想

· 徐鵬舉 ·

幾個世紀以來，日本佐世保島上的漁夫們，經常在漁網裏撈起一些破碎的瓷器、碟子、盤子、花瓶、廚具以及刀槍、弓箭等物。這些物件是七百餘年前，蒙古人忽必烈可汗率軍第二次東征日本時，兵敗船沉，遺落在海裏的物品。這項傳說已由日本名叫TORAO MOZAI的教授加以證實。這位教授是一位海事歷史專家及水底考古探險隊的領導者。他在一九八一年夏季，利用聲納掃描機在四千四百艘蒙古兵船沉沒的海底，發現有七十二件和一百五十二件零星小物體遺留在該海底的泥沙裏，海水深度約九十英尺。

這支東征的強大艦隊並不是由於戰敗而沈沒的，是由於強烈颱風將之摧毀的。

第一次東征是在西元一二七四年，動用了九百艘戰船，一萬

五千個騎兵（騎兵是蒙古人作戰主力）。從朝鮮出海，浩浩蕩蕩橫渡對馬海峽時，卻遭遇強勁的颱風，使這支艦隊知難而退。

第二次東征是在西元一二八一年六月，正是蒙古人橫掃歐亞洲，兵力最強大的時期。這次東征動用了戰船四千四百艘，騎兵四萬，戰士十萬，朝鮮水兵一萬八千餘人。兵分兩路：一路戰船九百艘，從朝鮮出海；另一路戰船三千五百艘，從長江出海，會師北上，向

日本佐世保海港進攻。

當日本海軍節節敗退之際，突然海上又出現了強烈颱風，翻江倒海，船上的官兵個個嘔吐不已，無法應戰，四千四百艘戰船除少數已逃回朝鮮外，其餘的都被颱風吹沈海底，十萬七千兵馬均亡魂海上。

蒙古人認為這是天命，從此掩旗息鼓，不再做東征美夢。

讀史至此，我曾幻想，這是我國史上第一次東征的船隊，假如當時蒙古人能如今日一樣，有精確的氣象預報，當不致在颱風來臨時貿然出海，而致全軍覆滅。並可利用颱風，也就是等到颱風中心越過東海，進入黃海之際，這時東海區西南氣流旺盛（颱風中心過後多刮西南風），且為颱風左半圈之安全區，此時出動全部戰船，航向直指日本，順風順浪（如附圖所示），攻其不備（颱風天，日本人認為不會有戰事），一舉而滅亡之，則大和民族永遠稱臣，扶桑三島永歸我國版圖。那麼就永不會有殺人侵略的軍事帝國存在，則東海之畔，西太平洋之濱，近數百年來應該是笙歌夜夜，歡樂年年，何須等待美國以「原子彈」報復挽回，實在為時已晚。想像至此，不禁擲筆三歎。



夢境與寫作

· 吳苗安 ·



我國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愛做夢。據說他從四歲起，共做了七、八十年的夢，他說他這輩子沒有一天晚上不做夢。巴金不但愛做夢，他還寫夢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有十多篇專門寫夢的文章，就連他小說中的主人翁也愛做夢。巴金為什麼對夢感興趣？有人說，這與他寫作有關，說他的某些作品來自夢境，是從夢中得到啟發後構思而成的。是否果真如此？我們就不得而知了。

關於夢境與寫作的關係，自古以來，有不少夢中寫詩為文的描述和記載。例如紅樓夢第四十八回中，香菱為了寫詩，白天坐在山石上出神，或蹲在地上掘地，耳不旁聽，目不別視，一連寫了幾首詩都不滿意。後來，還是在睡夢中才寫出新巧而有趣的好詩來。

據東坡志林記載，蘇東坡初出四川，前往京師開封，途經驪山華清池時，想起當年唐明皇和楊貴妃在這裡洗溫泉浴的情景；晚上入睡，夢見唐明皇令他賦「太真妃裙帶詞」，他在夢中寫了如下六宮詩：「百疊漪漪水皺，六銖縱縱雲輕，植立含風廣殿，微聞環珮搖聲。」

又據「侯鯖錄」記載，蘇東坡被貶海南島以後，有一次，他喝醉了酒，夢到海龍王召見他，命他題詩，他便寫了：「天地雖虛廓，惟海為最大，聖王時祀事，位尊河伯拜，祝融為異號，恍惚聚百怪，……。」

另據報導，在國外也有不少夢中創作的事例，例如英國人柯爾雷基，他創作「忽必烈汗」的經過就很離奇。在一七七二年至一八三四年夏天，他看病服藥後，在躺椅上睡著了，熟睡大約三個小時，夢見自己在夢中寫了三百行詩，醒來之後，他還記得很清楚，於是立刻把夢中的詩一行一行記錄下來。當他記錄第五十四行時，突然有人找他商談要事。

十萬知識青年從軍回憶感言

· 張道爵 ·

——悼念愛國烈士孫念祖逝世六十周年紀念



八年抗日戰爭是我國遭遇到有史以來最艱苦的戰爭，而孫念祖和我卻做了五年的流亡學生。民國三十三年，我們正就讀國立西北醫學院三年級，是依靠政府「淪陷區學生貸金」生活。這時抗戰已進入第七年，政府已到了民窮財盡的地步，前方敵軍壓境，水深火熱，後方人心浮動，物價飛騰，貸金學生之伙食已降至每日兩餐之粗食，實無法裹腹，學生鬧學也是迫於飢餓之無奈。

民國三十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美國才參戰抗日，同時美國設租借法案，我國可派軍事人員赴美受訓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，中美英開羅會議，我國請美國給予戰時之軍經援助；同年秋，日蘇和解，日本防蘇之關東軍二十萬精裝部隊投入戰場，銳不可擋，



2008年北美洲青年軍協會64周年紀念留影。

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已攻陷貴州獨山，距我陪都重慶已不到兩百公里，各戰場既缺兵源又缺彈藥，國家已瀕於危亡之秋。是年十月，我當局最高統帥發出悲壯的敦書，號召十萬知識青年投軍救國。當年我國華北、華中、華南、華東等精華地區俱已淪陷，就在尚存之貧瘠地帶，竟然召集了十三萬人迅速成軍，青年愛國之熱誠踴躍，深感全國人心。

在學校時，孫念祖是我患難生死之交，我們回想多少年來國家養我育我之苦心，若不在此時回報，尚待何時。於是我們有志一同，決心從軍，悲壯的離校跟著大隊踏上征途，似有風蕭蕭兮的感受。南下陝南漢中入營報到。入訓番號是青年軍二〇六師。

十年寒窗以當大兵為榮，從軍報國矢志抗日為先，炎黃子孫精誠團結奮鬥，愛國青年戰場奮勇殺敵。

我們的決心明朗，我們的意志堅強。

青年軍成軍以後，不但鼓舞了前方作戰之士氣，也穩定了後方之民心，而鞏固了團結力量，尤其是更打擊了敵人的銳氣。

「招考留美飛行軍官」——漢中空軍招生廣告具有強大之吸引力，我就在青年軍未開訓之前考進了空軍。離營前同學知心好友多人於晚點後就在郊野為我餞行。三年同窗感慨良多，今夜一別，真不知何日再相逢？萬千情懷無語向晚天，苦酒難嚥，語不成音，數度相擁而泣，尤以多年愛我如弟的孫念祖兄，更是悲情難止。「大丈夫血染沙場，馬革裹屍，視死如歸，好兄弟收乾眼淚後會有期。」珍重聲中分手，至今念念不忘。

戰爭時期情況多變，數年後突聞孫念祖兄於上海保衛戰時陣亡，以孫念祖這樣精明強悍之人，無論如何我也不會相信他會陣亡。後經國防部依戰功

，等他把事談完以後回來，接下來的詩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記憶，只好憑他僅存的記憶繼續寫下來。這是一篇極富飄渺神韻魔力和感覺十分豔美的作品。後來，「忽必烈汗」成為拜讀英國詩歌最好的讀物之一。

大家都知道，世界著名的「馬賽曲」也是夢中創作的作品。那是一個名叫里爾的法國人，他於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在一架大鍵琴邊睡著了，醒來之後，根據夢中曲調的旋律寫成。另外，作曲家塔季尼的名作「魔鬼之歌」，據說也是他記錄夢中旋律寫成的。還有，英國詩人雪萊的夫人瑪麗，她在一八一八年出版的「佛蘭肯斯坦」，以及史華文生一八八〇年發表描寫人的善與惡兩重人格的小說「變形奇術」，都是在睡夢中構思而成的。

以上這些奇妙的例子，究竟是怎麼回事呢？較為科學的解釋是，由於詩人、作家或音樂家的腦子，平時終日冥想的是詩、是作品、是音律，白天未能成篇，或是沒有達到自己認為十分理想的境界；夜晚入睡後，進入夢鄉時，大腦的某一部分仍在繼續運作。在運作過程中，有時候偶爾興奮，啟動靈感，突放異彩，產生美妙詩句和優美旋律，或是無限瑰麗的精彩篇章……。

這種偶然現象，不是不可能發生的，但對從事文藝創作的作家而言，我們不主張渺茫地去追求夢中創作。我們認為，從事創作應當以正確的態度和方法，去從事艱苦的藝術勞動，在艱辛中釀造成果。依靠做夢，想從夢中獲得成就，那只能是空想，靠不住的。

追憶他為陸軍上尉，我才相信孫念祖確已陣亡疆場。當年我真有挖心之痛。

今天我參加北美洲青年軍協會周年紀念，沈痛的回憶青年軍已歷時六十四年，如今尚在人已不多，所留下的只有太多的淒涼和感傷，我今天含著滴滴的老淚，特撰一詞以悼念孫念祖兄之情義。

少小流浪天涯路，苦耐飢寒愁和憂，家毀人亡血和淚，終生難忘此生仇。從軍報國壯士志，征夫沙場埋忠骨，人生自古總有死，碧血丹心照漢族。